



林峰诗词选

水调歌头·钓鱼岛之思

浩瀚水天阔，海国湛然秋。蓬瀛望处，清螺几点漾中流。云涌洪波千叠，风卷潮声万里，苍屿小银瓯。旭日掌中出，白鹭指间浮。尧舜域，永乐土，好神州。年来何事，重洋瘴雨锁归舟。冷看倭酋未死，谋我东南玉壁，堪笑一蜉蝣。天半龙骧怒，誓把版图收。

鹧鸪天·癸巳迎春

嫩霭新催曙色东，腊梅花绽九衢中。彩毫光夺扶桑日，玉管春涵两浙风。山海阔，水天红。冻雷响作满城钟。大千犹有霜霾在，快起清飏下九重。

破阵子·芒砀山怀古

穹窿光磨一剑，乾坤基奠三章。白刃锋寒秦地月，猛士威争紫堞霜。大风动未央。隐约天边鹤舞，扶摇臂上鹰扬。丰水朝宗天泽远，芒砀浮青霸业长。襟披云气狂。

洪泽湖

长堤百里镜中开，浩荡天风湖上来。橹挂荷田千载雪，浪奔柳岸一声雷。混茫云自心头过，高下鸥从眼底回。最爱斜阳红尽处，青山几点似蓬莱。

临江仙·老子山

山下洪波晴外涨，山中秋晚莎深。青牛西去杳难寻。红炉香未了，灵洞古灰沉。过尽流云天一色，九皋凤落松阴。丹崖如梦菊如金。太霄闻玉笛，莫负老君心。



燕州古城

残基何处古燕州，城上云开浩荡秋。
辽塞梦随旌旆舞，长天月共剑虹浮。
树经霜雪情难老，浪拍滩沙势未休。
更有连山青不改，拼将翠色抱沧流。

南歌子·寿沈鹏老

风袅晴烟细，露披玉树清。舞催
三叠吐琼英，醉得满堂锦绣尽东倾。
铁划临笺古，银毫带月明。燕山
云老搏苍鹏，要踏青冥九万作歌行。

浣溪沙·乌兰布统怀佟国刚

坝上风高逐马蹄，连山芳草与天
齐。苍茫林海雁行西。紫塞千重
君未死，沙场百战我来迟。塚前白日
贯虹霓。

壬辰恭王府海棠雅集

梦中瑶蕊倩谁寻，萃景楼头对酒吟。
最爱朦胧春夜雨，轻轻滴入海棠心。

龙年气象

夜半阳升岁又更，元龙起处碧云横。
雷奔浊浪三千丈，电掣长风九万程。
犹借奋髯增雨势，更凭昂首作春声。
寻来已见霜枝动，笑看丰年雪满城。

沁园春·“神九”畅想

烈焰蒸腾，电走雷鸣，气吐箭张。
正河清海晏，穹窿净碧；峰低岳小，玉
宇苍茫。大野无声，乾坤有象，顿起瞳
瞳万丈光。凝眸处，有火龙破雾，遁入
玄黄。撕开八极洪荒，更谁约神
宫酌此觞。喜星垂银汉，炳辉猛士；月
移金殿，波漾红妆。穿过天心，再旋天
纽，试绾长缨系紫阳。青冥上，看瑶姬
舞动，白羽千双。

鹧鸪天·雨中红螺山

秋雨连天柳线垂，老苔翻碧乱花
飞。林浮远岫云何处，波涌红螺梦里
回。瓔珞润，玉珠肥，松间精舍
有余辉。行来散却千金去，欲换山间
月一眉。



林峰，1967年生，衢州市龙游县人，大学文化。现为《中华诗词》杂志副主编、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华诗词学会青年部副主任、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副会长、衢州市政协委员、衢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诗词楹联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诗词》、《诗刊》等海内外数十种报刊杂志，多次获国内诗词大奖赛一、二等奖，著有诗集《一三居诗词》、《花日松风》等。

林峰诗词的魅力(节录)

叶裕龙(浙江·衢州)

林峰诗词的魅力在哪里?2005年10月,林峰诗集《一三居诗词》出版发行,在衢州隆重举办了“林峰诗集首发式暨座谈会”。到会的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周笃文一言道出其中奥妙:“‘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此陈后山名句,诵其诗辄令人想到林峰。盖其诗词蕴藉而空灵,其风采儒雅而淳挚。……诗为妙艺,涵濡宏深,变化万千。爱之者多,能之者少,精而通之,百不一人。盖诗有别才,格律学养之外,更须通乎灵性,别具雅韵,方得成为作手。林君拊摅芳悱,性情中人也。发为诗句,情深一往,能婉转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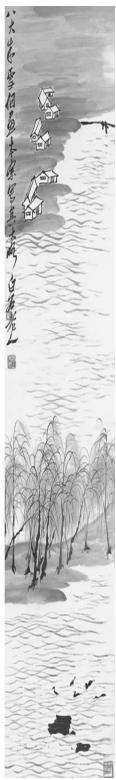
真正的诗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将自己的心灵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而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的吟咏。请看林峰的《抗非战歌》:“淫雨霏霏落碧丛,群峰不见乱云中。人间自有真天使,化作春晖带血红”。其结句婉转之笔将先烈与英雄的大爱与悲情表现得何等强烈!读来便格外感人。

自古以来的骚人墨客大多钟情于山水,然真正得山水绮灵之气者则不多。《诗纬》云:“诗者天地之心”。诗人、艺术家只有秉受天地绮灵之气,方能创作出赢世之名篇。林峰家住龙游,在与灵江山水相伴中,心灵相通,深悟清灵之天机。涉笔为文,便多异彩。譬如《灵江月》:“曾记年前清夜游,灵溪深处泛渔舟。何时再揽亭亭月,月在岑山最上头。”诗中三、四两句将意境从俯揽水中月影,陡升到山巅最高处的朗

月。虚实相间,思致高骞腾越。又如《灵山春》:“红云一片逐人来,两岸青山迤迤开。峰有高低如世态,天留正气作惊雷。”林峰从高低起伏的峰峦领悟到世态的炎凉,最后用“天留正气”之句直抒胸臆,给人以震撼。周笃文评价这首诗是“真能独具慧眼,排空正气,响若惊雷,令人为之叫绝。”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要体现词之情思细美、体情阴柔、比兴婉曲、境界朦胧四大特色实非易事,自古诗人皆有侧重,然林峰的词与诗写得同样出彩。如他作的《菩萨蛮》:“夕阳红透茱萸酒,银钩挂在青青柳。月是水晶梳,何如借小姑。随伊千万里,星夜长凝睇。蝉翼扑轻纱,窗前一树花。”此词借月赋情,意境丰富曲折,从柳梢弯月幻化为女郎头上之小梳;旋又寄情明月,千万里相随;再将月想作蝉翼女郎,轻扑帘枕,恍如花树临窗,呵护着牵肠挂肚的家乡亲人。如此幽渺迷离之意境让人百读不厌。借用欧阳修的一句词语“此意如何?细似轻丝渺似波”,作为评价林峰的词风当不为过。

2008年5月,林峰作品并简历由《中华诗词》“吟坛百家”栏目重点推出。《中华诗词》杂志社在《推荐书》中写道:“……他才华横溢,学养丰厚,志存高远,思维敏捷,热爱祖国,关心大众。他的诗词创作做到了切入生活,美刺兼收,既具有江南水乡的地方特色,又具有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初步形成了‘豪放悲壮美’兼而有之的个性风格……”。



美颂得法

——林峰时政诗词数首小议

孔汝煌(浙江·杭州)

弘扬时代主旋律,时政美颂诗历来认为难写。诗经风、雅、颂三体,颂的艺术成就较低,似有定说。又如当代诗词中众多节庆诗,因充斥套话成韵、政策图解而广被诟病。近读《中华诗词集成·浙江卷》征稿,林峰先生所提供30首近作中的时政美颂诗词,颇有兴会,略述其法。

一是直陈式,即以赋法为主,间用比兴。如:

尧舜域,永乐土,好神州。年来何事,重洋瘴雨锁归舟。冷看倭酋未死,谋我东南玉壁,堪笑一蜉蝣。天半龙骧怒,誓把版图收。

——《水调歌头·钓鱼岛之思》下阕

词的上阕用赋象铺垫钓鱼岛海国蓬瀛之胜,下阕顺势昭示我誓完金瓯之凛然正气。其中“瘴雨锁归舟”、“东南玉壁”、“蜉蝣”、“龙骧”等恰当比喻,拓展了联想空间,渲染了情感起伏。类似的如《沁园春·“神九”畅想》,上阕直赋“神九”“火龙破雾、遁入玄黄”的庄丽景象;下阕则在铺陈中构筑了屈原、李白擅长的神话意象群,扩展了赋象范围,“赋亦有象”,于此会得;间用比兴,也都贴切。

二是含蓄式,以事理为轴,比兴递进。如《鹧鸪天·喜贺十八大》:

紫禁城开浩荡秋,燕山如玉翠如流。欲将五彩清和景,来绘千年壮丽州。星斗转,露华浮。团栾佳气动双眸。长歌声里潜龙起,十月雷奔天尽头。

词的上、下片都采取了前半兴,后半比,事理、主旨各在上、下片后半凸现,合起来是:五彩绘神州,潜龙奔天头。这类诗,未必求严谨晓谕,重在感染动人。类似的如《癸巳迎春》、《龙年气象》。后者将龙的意象比拟形势,贯穿始终,颇得已故王巨农先生《壬申春观北海九龙壁有作》这首当代时政美颂诗经典之神韵。

三是可感性,尽力化事为物,化赋为比兴。如:

万朵霞飞延水东,文行九锡动遥空。
二为曲谱铿锵语,双有花开锦绣丛。
日暖桑河情未减,星罗赤叶火犹红。
凭谁再借凌云笔,欲挂天腰作彩虹。

——《延安文艺颂》

避开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正面表达,而选用了《讲话》影响出现了延安革命文艺的繁荣景象为视角,这



就增强了主旨表达的可感性;其次是将无可避免的抽象事理之赋,化为精当的物象之比兴,进一步增强可感性,尤其在颌、颈联上见锤炼之功。颈联巧借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与阮章竞歌剧《赤叶河》书名事实化为贴切革命文艺繁荣之比兴物象,完成了上承下启可感意象的自然转接。

时政美颂诗词之不易写好,窃以为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题材严肃,难于比兴,只好直说,单一赋法,重意轻象。其次是接受心理方面,向有“欢娱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好”之说,其心理依据是:“盖乐主散,一发而无余,忧主留,辗转而不尽。意味之

浅深别矣。”(陈兆伦《紫竹山房集》卷四《消寒八咏·序》)其三是评价导向的偏颇定势。近世有论者出于政活动利,对传统美颂诗概予否定,遂有凡美颂者皆“歌德”派之讥,使有些作者视若畏途。其实,诗经如《大雅》中的《绵》、《周颂》中的《小毖》等都是有一定评的美颂佳作;即使是自《柏梁台诗》而后的奉和圣制诗中如唐《大明官贺早朝》唱和诸作之类的台阁体诗,也非全无是处;至若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样的性情之作更堪称不逊于《三吏》、《三别》的传统美颂诗经典。

林峰先生对时政美颂诗词的探索有得,渊源有自,限于篇幅,不再详论。

(上接第 47 页)

起承转合从容不迫,自自然然,空濛幽深中似乎无心于象,细究顿觉匠心独运,是更高层次的用心:极精微、极混沌浑然一体,是用心造浓缩之象来成全大境,可谓“尽精微而致广大”。是作看似灵光闪现,口占而成,实质上是深厚积累的爆发。黑格尔说过“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诗。进入想象和假定、虚拟境界不仅是诗人的自由,而且是读者的自由。“诗人用自己的自由想象,激发起读者的想象,带动读者在阅读中把自己的感情和经验投放到文本的理解中,一起参与创造,越是能激起读者想象的作品(不管这种想象是否绝对符合作者的初

衷)越有感染力。”(孙绍振《榕阴问月·审美之智》)我只是先生千万读者中的一个,这番凌乱不堪的谬想可能并非先生之本意。读完先生是作,我依然不知“十万大山”为何山,其实动动手指百度一下即可,然而我恐怕这具体实指的获知会破坏了十万大山在我心中的浪漫与理想。大风堂大千居士一生游历名山无数,唯独没有登临庐山,晚岁竟也绘成巨制《庐山图》,想他若真的身即庐山,恐笔下之庐山也不一定有此图中笔墨意境这般的瑰丽绚烂了。故而,我更愿意在谬想中把“十万大山”幻象成十万大山,静静地回味先生俯仰之间不形而神之绵厚感染力带给我的美好。



俯仰之间 不形而神

——读林峰《雨中游十万大山》

段 彪(浙江·杭州)

雨中游十万大山

林 峰

雨滴明如风里色,风声清似雨前钟。
大山飘渺谁能数,我在云边第几重。

修业绘事之故,我读诗词多会留心其中之画意,对山水纪游一类颇有兴趣。初读林峰先生《雨中游十万大山》,并无大获,十万大山为何方胜境,名谓如此霸悍,我先前闻所未闻,心中不免茫然。每每默诵,萦回脑海的总是几缕清明与一片混沌相交织的映像,恍惚间有明如风色的雨滴、清似梵钟的风声、飘渺沉厚的重重山影以及不知身居抑或神居何处的“我”。而后咀嚼良久,反复体味,竟不由地感叹先生是作手法之不同凡响,意境之别具韵致。

七绝纪游,在寥寥数语间便要完成状物抒怀之起承转合,非情真意切、取舍精当、洗练至极而不能为之。荆浩《笔法记》中讲山水画创作时有“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一语,这用来形容先生是作确是很贴切的。先生此诗物象极简,唯“明雨、清风、幽钟、濛山、高云、孤我”。开篇两句宛若慢镜头

摄取,以回旋对仗形成往复之势营造出明雨清风之交响,依表象来看似无起止之迹、虚而不实,而内蕴则是有无相生、浑融丰厚,借视听觉之融通体现着时空流转的无始无终与大道运行的素朴与自在。“雨滴明如风里色”,风本无色,雨滴本也透明无色,风里色能为人们所感知,是因其包蕴着万有之色。雨滴之明亦是缘于能够透观风色中之万有,方显其明净之态。我们透过一帘明雨,透观到的不正是众山之色吗?先生此处笔墨清疏,颇富禅机,如羚羊挂角,含蓄之至,虽未实写山景,山景却在读者心中悠然而生。值得深味的是,此境实非目前,而源于心参。“风声清似雨前钟”,人所皆知“山雨欲来风满楼”,何山雨前无风,此风当为何风?诗人捻出一“钟”字,甚妙!此象亦实亦虚,既可实指深山藏古刹之实境,又能催发读者在各自的记忆中寻找、体味、冥想。无论实与虚,这如幽钟一般的风声皆归乎清旷、邈远,让人静寂,它已绝非自然风声那般简单了,是天籁之吟?心弦之响?或是其它?中国艺术精神中强调,时空带给我们的是拘限,应超越时空,在当下之瞬间涵融永恒。“雨滴”、“风声”,一视觉、一听觉,“风里色”、



“雨前钟”，一空间、一时间，它们在有无的轮回转化中将此顷与此在凝滞，在渺小与无垠、短暂与绵久间流转，在妙悟中遁入永恒。此风此雨已成一切风、一切雨，从“十万大山”我们似乎看到了三山五岳，体味到了大道苟简、齐一、浑沌、极其单纯而又奇幻、美妙的本然。

先生此两句并非要忠实地摹写眼前之实景，导引我们同游其间，如此，人仍未改变观照者的角色，仍在对岸，没有回到物之中，没有进入“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生命体验。先生澄怀味道，以无写有，正是将其对万有生命的体悟融化在明雨清风中，升华至哲学的思索与考量，余韵隽永，耐人回味。然这一切亦并非是脱离“十万大山”的空茫索求，而是俯仰之间的即世界、即妙悟。俯仰不是游玩中简单地观上观下，而是用心灵编制天地之网，它强调的不是外在的关照，而是内在的精神游动，不是惠子般的体识外物，而是庄子濠上之想般的求得对生命的安顿。想先生远离喧嚣，悠游十万大山之时，浮华汰尽、事功消融，面对自然，唯有“心斋”相依傍，故此游当是天游而不是俗游，不是欲望、目的的游，而是放下心来与万物一例看，有天游之心，便有了永恒之态。先生俯仰之间体验着的风雨和吟即成永恒，它是一种大道精神和生命状态，已无关乎生发于此山彼山、今夕何夕了。正所谓“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庄子·知北游》）

“明雨清风”过后，镜头迅速由近拉远，好似从先前的静谧中获得了顿悟而得以

升腾。故“大山飘渺谁能数”一句，笔锋急转，一改前两句细腻的勾画渲染，如大写意画风一般纵笔泼墨为之，从极微观之清明转向了极浩远之混沌，霎时气势弥漫，一片飘渺，重重山影不可历历。当此之时，诗人林峰在我心中已仿佛幻化为解衣盘礴的真画者。他心无挂碍，振笔挥就无边氤氲，使得我们进入宏大深沉、含蓄恣肆的艺术境界，在那里作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逍遥游。（方东美先生曾将道家比拟为 spaceman，从先生是作可味知其中奥义。）正是因为有了前两句极精微的描绘，故而这重重飘渺与不可历历的空濛也就显得亦真亦幻，无非生机。千竿烟雨、万壑松风以及那静寂、悠远的钟声当在其中，深味之，给人以无穷的想象。读者内心有何积淀，此刻就必能对之有所体悟，儒家见儒、道家味道、禅家悟禅。全诗以“我在云边第几重”之问句作结，此问是作者自问，也是在问读者、问众生，“我”已非孤我。我们好似看到一位孤寂高洁之士，他远尘氛、立环中，怀旷达之心审视着这数不尽的重重山影，心中持守着的亦儒、亦道、亦禅。刘勰云：“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间，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此情此境，先生有之。

先生是作不执着于现象的真实再现，而是注重心灵体悟的阐发，心游万物，追求天人合一的极高境界。（下转第 45 页）

